

通志堂經解

仁
1411
370



門 12
第
卷



孟子集編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於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忤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

忤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誼父母而泣也忤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

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

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

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遂之

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

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

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

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而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

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

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孟子可謂知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

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

此猶慕為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足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行義○萬

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也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難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萬

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

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

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乎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捨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

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弼彌

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

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

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

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圉

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誰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

通志堂

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象欲殺舜之迹甚明在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閒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持論○萬章問曰象曰

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

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

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阜○流徙也共丁言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

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阜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

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

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我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衍義○咸丘蒙問曰

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
其容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
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
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
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岌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感聲感不
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野國之
東鄙也孟子言堯作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
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
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
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樂器之
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
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
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
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
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
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
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
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
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為
得之若但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
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

之謂也養去聲○言替瞽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

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

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

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諄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

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

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

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

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十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

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曰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

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

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

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一言至於禹而德衰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

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

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

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攷矣

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

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

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

通志堂

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

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

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

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

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身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

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

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孟

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

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

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

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

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

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

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

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

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

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問集注中說曾點有樂此終身之語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以終身後來事

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

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

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

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

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讎如字又音讎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

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威司馬大夫向也司城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黈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正子孟子言孔子雖富阯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

近臣以其所為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

知○南軒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聖人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

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衍義 ○萬章問

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

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

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號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壁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

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
 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
 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
 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編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
 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

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

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

魯曰遲遲我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

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任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

成者樂之一終善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

張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鈔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

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

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 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

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

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

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

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

若春秋和義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鄉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士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

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

大國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

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

史胥徒也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

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

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若田二萬四千畝可食

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

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

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

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田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攷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故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

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

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

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

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

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䟽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

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晉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

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

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

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為盡大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

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

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舜為法也衍義

○萬章問曰敢問交

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

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

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

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

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亦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

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

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慝徒

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慝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攷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

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

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言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時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任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南軒曰讀孟子此章所以答萬章者反復曲折可謂義之精矣問交際何心則曰恭蓋交際之道主乎恭也問卻之何以為不恭則以謂尊者有賜若念其取之義與不義而後受則非所以敬事乎其尊者也吾知不虛其賜我之意而已豈暇問其所自哉若夫萬章之說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則是乃不恭之心而辭何為乎然而其受也必交以道而接以禮使交之不以道而接之不以禮則固有所不受矣於齊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亦尊者之賜也然未有辭則是貨我而已其交也固非道其接也固非禮此所為不受也蓋亦非為其取之不義之故初亦無害乎交際之恭也萬章於此有疑焉謂有人於此禦人以兵而得貨然交以道餽以禮則君子固亦受與孟子謂禦人而奪貨者此所謂大慙有國者之所必禁不待教令而誅者三代之法同不必設辭而可知者居今之世其法為甚著奈何而可受其餽乎萬章謂既以為不可則今之諸侯以非道取民與此何異而君子以善其禮際而受之可乎孟子謂事

固有輕重若以為王者作將不待教而盡誅今之諸侯乎抑亦教而不改而後誅之也以理論之則必待教而不改然後誅之明矣然則其可與不待教而誅者同日而語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者蓋充夫非其有而取之之類以極義之所在而比之為盜則可若便以為與禦人奪貨之盜同罪則豈可哉大抵聖賢因汙隆而起變化辭受取與皆天下正理過與不及為失其正理則均也魯之習俗必獵較而後以祭孔子仕於魯亦不違也而況於受其賜乎萬章聞是言則又疑孔子之仕所事者道而何獵較為也孟子以為孔子於宗廟之祭先簿正其祭器立之彝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蓋四方之食非簿正之常典也然於獵較而供祭之事猶有所未廢蓋由簿正之事而正之其施設則有次第矣而萬章以為既不能遂盡正之則曷為不遂去孟子謂為之兆也為之兆者正本開端而為可繼也聖人之為如天地之化不疾不徐雖曰為之兆而化育之大體已具矣在他人緩則失時速則反害蓋非博淵泉而時出之是以無序而不和也兆足以行而不行者蓋以其兆固可繼比以行而有所不得行焉則命也夫然後去之故亦未嘗有三年之淹焉其先後遲速皆天理也此所謂聖之時者歟於是遂論孔子之仕有三焉行可之仕謂其兆可以行者也際可之仕謂遇聖人以禮者也公養之仕謂養聖人以道者也遇以禮而養以道者聖人亦豈得而絕之乎讀是章者油冰而精思之亦可以窺聖賢之用而知辭受取與之方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

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

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貧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菹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以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

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言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南軒曰此章言為貧而仕之義夫仕者豈為貧乎哉蓋將以行道也而亦有為貧而仕者焉是猶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也而亦有為養而娶者焉然則為貧而仕與為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既曰為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於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為

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為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抱關擊柝亦以為宜者本為貧故也孔子嘗為委吏嘗為乘田矣聖人篤誠雖居下位必敬其事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其職在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祿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為貧之名安享寵利而恬然曾不以為愧此可勝罪哉必不得已為貧而仕其以抱關擊柝之為宜則可矣嗟夫觀夫子為委吏而曰會計當而已矣為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則夫子得政於天下其所當為者如何哉事有小大而心則一也亦曰止其所而已矣**○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

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

孟子集解卷十

通志堂

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

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

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

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

能養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

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

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

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片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

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南軒曰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為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

祿於諸侯以自養而若可也而孟子以為非禮以其無是理故也然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居其國則為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焉受斯可也若欲

以自託而虛享其祿賜則於義何居乎名不正則失其序而不和故孔子論之至於禮樂不興而民無所措手足君子之於禮樂不斯須去身者其動來嘗不當名

正而言順故也曰不敢者以其無常職而受賜陷於不恭故不敢也雖然此士之所

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之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夫子

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而受之之義也至於餽之久而僕僕然亟拜則是徒為餽

而已徒為餽則與養犬馬之道何異烏有君子而受其犬馬之畜者乎故及其久也則再拜稽首而不受蓋繆公雖有悅賢之名不能舉而用又不能以禮養之也

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為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為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為君者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道乎

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

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同傳通也質者士執維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

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

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為並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可

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

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旃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

為旃折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旃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

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

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南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迷於物欲君子存其良心故也萬

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

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

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攷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

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

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

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

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

通志堂

孟子集注卷一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曰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若異姓不合則可去蓋君臣以義合故也○愚案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平諫懷王不聽雖放流滕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翼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亡可奈何而後已可謂忠矣然忿而沈淵則過也致堂胡氏嘗論之曰世謂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以優劣判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故邪原則福介悻直揭揭然眾邪之中上忤若心下取眾疾味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胡氏之論向甚當然於平則貶之太過必如朱子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然後為當其實爾又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肝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肝卒穀梁傳曰叔肝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屢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在也○又案

三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責者一
皆諫也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
之所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
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編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柎柳為柎捲柎音杯捲丘園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柎捲

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柎捲乎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

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

曰有太極則有兩儀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性之所有而萬善之宗也人之有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取之也若逆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杞柳為喻其言曰以人性為仁義則

失之甚矣蓋仁義性也而曰以人性為仁義則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或謂杞柳之可為栝櫨亦性也朱子曰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栝櫨然須斬伐裁截矯揉而後成故孟子曰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為栝櫨若杞柳可為而櫛楠不可為又是第一重義理不當引以為說○愚案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理不可也或人之說蓋本於此然杞柳之為栝櫨尚須人力仁義之性本於自然不待著力此朱子所以不取之也其義精矣○衍義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栝櫨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於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栝櫨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強勉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矣 ○告

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潔迴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

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

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顛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

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或問告子揚子之說如何曰告子以為性無善惡揚子以為性有善惡其言雖同而所以言則亦不無少異也○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顛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有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衍義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乎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然則犬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案性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理也少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

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

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有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

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

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

折之其義精矣○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爾

如一江水杓取只得一杓碗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隨器量不同故理亦

隨以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

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

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人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

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

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

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邪曰惟其所受之氣以質

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

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性如日光

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之受光有大小也○人與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

者心也人心虛靈包納許多道理過故無不通雖有氣質昏底亦可克治使明萬

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以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問動物

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

見若我賊之便枯瘁不悅釋亦似有知者○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

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孟子言人

孟子集注卷上

七

通志堂

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
邪○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若如此說却如釋
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案程子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
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
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告子曰食色性也
蓋不以生之謂性為非故朱子云云其義益精矣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

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

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上於我故仁在內敬止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言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誠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生之謂性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莫能復其說也其以食色為性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

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迄無一定之論也○告子只知有人心不知有道心故有食色性也及義外之問○南軒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說行則天理不明而人欲莫之遏矣至於仁內義外之說其甚焉彼以為長之在人如白之在彼曾不知白之為色一定而不變而善之為道則隨事而不同也若一槩而論則馬之長將亦無以異於人之長而吾長雖在彼而長之者在我蓋長之之理素具於此非因彼而有也其性則具是理其輕重親疎小大遠近之宜固森然於秉彝之中而不可亂事物至於前者雖萬有不同而有物必有則反應曲酬各得其當皆吾素有之義而非外之此天所命也惟夫昧於天命而以天下之公理為有我之得私而始有義外之說孟子告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使知夫長之之為義則知義之非外矣而告子猶惑焉謂愛吾弟而不愛秦人之弟是以我為悅故曰仁內也長吾長而以長楚人之長定以長為悅故曰義外也曾不知所以長之者非在彼而何出哉故孟子復以耆與幼之同為多也而所以耆之則在我然則以其在彼之同而謂耆者必以之為外可乎雖然長我之長義也長楚人之長亦義也長則同而待吾兄與待楚人固有間矣其分之殊豈人之所能為哉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則其所謂仁內也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者哉彼徒以愛為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所存也徒以長為義而不知所以長之者○孟子子問公都子固仁之體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

○孟子子問公都

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開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

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

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

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

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

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南軒曰季子不知性故於義內之說有疑焉公都子答以行吾敬故謂之內亦未為失也蓋敬之所施各有攸當是乃義也然公都子未能本於性而論故問季子先酌鄉人之論則無以對之蓋庸敬於兄義也以鄉人之長酌而先之亦義也可敬雖在彼而敬之者在我故孟子以弟為尸為比夫兄之當敬鄉人之酌當先與夫為尸者之當敬皆其理之素定而不易者也然則其為在內也明矣而季子猶惑焉蓋以叔父與弟為在外而不知其義之存於內內外之本一也公都子蓋有發於孟子之言故以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譬之蓋冬之飲必湯夏之飲必水是乃義也而豈外乎哉○公都子

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

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

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

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始此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

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以為善而不可以

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皆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

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

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

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

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善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案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攷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果何物○性既善才亦可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非是才如是乃是我使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

只是白也○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不能盡其才謂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和道理做去○論情可謂善因曰李翱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理醇而氣雜理精一故醇氣粗故雜○胡氏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其專無對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某嘗辨之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無惡可對此天之賦子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行得善者即本然之性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乎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是有兩性矣其得於天者此性也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行得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裏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爾然文定之說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摠老摠極聰明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是否摠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摠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摠之言本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無惡及至文定父子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以善為贊歎之辭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苟鄉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能熟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繼之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知言之論性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未有

害最是好惡性也大錯○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相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其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之說如何先生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非小失也性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可乎若如此則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矣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白雲郭氏言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先生謂極本窮源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所謂善者即極本窮源之發耳○南軒張氏曰善者性也能為善者才也○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為非而設三者之說以關孟子孟子不與之辯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朕兆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

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麩

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

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

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文反○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

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吾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置○蕢草器也不知不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

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如使口
 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
 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
 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
 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
 也言師曠所和
之音則天下
 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
 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
 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
 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
 口始得○集義呂氏曰我心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
 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謝氏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
 先生曰此一句淺不如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最親切有滋○孟子曰
 味云云見前○又云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孟子曰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
 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
 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
 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
 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
 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
 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前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
 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
 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
 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

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

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
 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
 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
 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
 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
 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

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
 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

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
 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
 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
 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
 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閒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
 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
 也○問且晝不梏亡則是養得這夜氣清明白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養仁義
 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盛則仁義之心亦完氣少
 則仁義之心亦微矣○孟子此段首尾正為良心設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非
 也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耳平旦之氣亦清亦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
 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至且晝所為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
 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且晝之為能梏亡其良心也○問平旦之氣先生曰氣
 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且晝之所為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
 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擾動便渾了至夜稍歇則
 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亦不能清
 矣○氣與理本相依且晝所為不害於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
 於理則且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閒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
 亦然且晝應事接物亦莫不然○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動○心一放

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夜氣曰
 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惟其神明不
 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范純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程先
 生問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是否曰此一段說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
 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却易識只是
 不識孟子之意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
 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心不在只是
 不然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未應接時如何曰
 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曰只要提他醒便是操○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
 然默守之謂○存亡出入之章乃是正說心之體以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靜
 靜純一者為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又曰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南軒曰日夜之所息者蓋人雖終日汨汨於物慾然亦
 有休息之時也程子曰息有二義訓休息亦訓生息自心所以生心非有出入因操舍
 而言也操則在此舍則不存焉矣以其在此則謂之入可也以其不存焉則謂之
 出可也○又曰涪川譙定從伊川學以其所見作牧牛圖如非禮勿視則牛眼白
 非禮勿聽則牛耳白非禮勿言則口白非禮勿動然後身白藉溪得其圖以寄猶
 子大原張於書室一日母翁夫人見之指心曰只這裏轉了後那得許多事○案
 此可與范太史女論心一段參觀○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子推行其義謂

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愚嘗推衍
 朱子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夕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
 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
 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
 冬天壤之間羣物俱聞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
 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
 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
 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
 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儼乎其昭
 融愚謂物欲之害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子者然亦未嘗不
 互相發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
 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
 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
 反見音現○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諛
 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
 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

夫音沃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

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

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

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吐碎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

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

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死生為其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嗙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南軒曰一者不可得兼言權其輕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而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與人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者非真知義之重於生其能然乎其舍生取義猶飢之食渴之飲亦為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謂禮義所惡

謂非禮義也所惡如是乃為得性情之正若但知樂生惡死而已則凡可以求生可以辟患者無所不為天理滅而流於人欲之歸矣又曰嗙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動則有不足復顧者矣○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又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天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仁是無形迹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皆是放了又曰仁是本心之德存得此心便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本心常存耳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入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

通志堂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

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
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
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仁者心之德也而直以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
矣孔門之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
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
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
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
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
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之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
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衍義 ○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

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愚案程子曰人於

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又永嘉鄭氏曰覽鏡而面日
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愒壁有塵則必拂之不
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
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
警學者故附見焉 ○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

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

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南軒曰愛其身

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氣容貌之閒莫不有養之者則有道矣古之人理義以養其
以成其身也於桐梓而知所以養則自拱把至於合抱可以馴致於身而知所以
養則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耳曰弗思甚也蓋思之則知身之為貴而不可以失其養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一木之不若矣 ○ **孟子曰人**

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

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

櫝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櫝音賈楨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楨梓也皆美材也楨棘小棗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非美材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

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飢渴飲食是亦身也人所為賤之者為其但知口腹之養而失其大者可知使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為養其尺寸之膚固亦理義之所存也故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為人故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大命而皆至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有窮極此人之所以違禽獸不遠也天理

明則飲一食之閒亦其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

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

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

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而心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

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

孰無此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今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

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

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南軒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夫有一要要人爵之心則有害於天爵其修之也亦慕其名而已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

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

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

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

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

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

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

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南軒曰此

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

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於久而勿舍若一暴

而十寒條得而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哉學者觀於此其可斯須

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寔明則人欲寔消矣及其至也純是天理以水勝火不其然乎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

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

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南軒曰此勉學者為仁貴乎有成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

也然為之而不至則未可謂成人況於乍明乍暗若存若亡無篤實悠久之功則終亦必亡而已矣云云未至

於顏子之地皆未可語夫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

者亦必志於穀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穀大匠誨人必

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

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南軒曰穀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於中

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穀鵠在彼而穀在此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

為聖賢也聖賢為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

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

以為方員也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

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

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者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孟子集編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
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
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

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

迎乎

迎去
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荅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
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

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
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

於岑樓之上則寸木

於岑樓之上則寸木
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

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
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

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

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終音軫樓音婁○終戾也樓率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

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豪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

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

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

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

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如豪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

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

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塵穢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

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文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問云云曰楊氏之說有曰佛者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此乃自得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周遮便更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閒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運水搬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橫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周遮著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一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為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始是妙用處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

石廢宜曰於是宜曰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

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帶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卽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

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

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

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

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或問五十而慕何必舜武夷胡氏曰所謂慕者不變其初心也初心者赤子之心也為舜父母日欲

殺舜與他人父母不同故獨曰舜耳此一節又當與前章參玩云○又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里克諫不聽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季武子立其愛子悼子而以長子公鉏為馬正公鉏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果喜而厚之為人子者不幸而處愛憎興廢之間則於里克

閔子馬之言可不念哉 ○宋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穆口華反○宋

姓穆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

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說音稅○時宋穆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秦莊子嘗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

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攻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

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其不可也 先生

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

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

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曰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

王去聲○

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蓋不可不謹於其源也夫說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然由宋控之說而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事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自衆人論之惟欲其說之行而不睹其害於後在君子則寧說之不行不忍失正理而啓禍源也故使二君悅於利而聽從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以至於觀聽之閒亦莫不動焉上下憧憧徒知利之為利則凡私己而自便者無不為也人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不暇恤矣則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說而說以仁義使二君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則皆知仁義至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非以是心相與人心正而治道興矣三代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同所以說者異豪釐之差霄壤之分可不謹哉學者有見於此則知五伯之在春秋為功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曾西之所以卑管晏而尊子路者也則庶乎知入德之門矣○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控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二十六次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行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

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屋廬子知孟子

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

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

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

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

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

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

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

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

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

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南軒曰薄于賦以孟子為卿於齊未久而遽去然其為自為而非仁者之所為蓋疑徒知以為人為仁而不知仁之理存乎性者也故伯夷之不以賢事不肖伊尹之五就柳下惠之不惡不辭而皆為趨於仁以其皆本於天理之正故爾若徇夫為人之名以為仁而拂其性之理則所謂愛之本先亡而其所以為愛者特

其情之流耳豈不反害於仁乎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

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疑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

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鬣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鬣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鬣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

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

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

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

通志堂

孟集注卷之二

孟集注卷之二

孟集注卷之二

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疑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鬻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

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威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

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

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開同治于聲○虜實也蓋其地以賞之也

之者誅其罪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帥諸侯以伐之也

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

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

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秋所治反釋音狄好去聲○案春秋傳傷公九年癸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

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即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土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二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一戰勝齊遂有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

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地方千里不

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百里不足以

守宗廟之典籍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

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

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君子之

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下章云云大抵與此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富國強兵為急甘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

為之為富強之計則君益驕肆民益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由是道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開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以不由其道為先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由仁義之道變而為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隳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富國強兵之說至於秦可謂獲其利矣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絕滅之中人心內離豈復為秦之臣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寧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關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也

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案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苦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二方

地寒不生五穀黍稷熟故生之饗餼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

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水自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

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也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洚者壅塞於水之度乃

不善人則為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平聲○亮者同惡丁執言凡事

欲使樂止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君曰不

孫丑曰樂正子強曰否有知慮乎曰

知去聲○此二者皆當十一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善

為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丑問曰

夫苟好善則

國乎復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存餘力也夫苟好善則

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

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

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治去聲

夫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時

古之君如則士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敬以有禮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禮

則去之所謂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

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於衛靈公是

遊於園公仰視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遊於園公仰視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

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也君之於民固

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南軒曰此三者足以盡君子去就之分舍是三者則皆為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

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

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

上言威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

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也人

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

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入則無法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

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上輔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

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之所為哉所謂其之為而為者天也其所遭若彼而所成就若是乃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以舜之生知非有待於處憂患以成其德也舉舜之起於畎畝以見聖人亦由側微而興耳若在他人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所云是已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欲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使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懼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

困於心謂有所撓拂於心衡於慮謂有所鬱塞於慮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法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憤懣發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有言言盎然默識其理之所在也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則推而言之以謂為國者亦然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之矣然自以為是自以為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於滅亡而不悟矣夫大抵治亂興亡之分於敬肆之間使在內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而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為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奉施之於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為福也死言死之道天命絕于其躬而敗于其家內于乃國者也然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慮則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然則所謂死於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於安樂而自絕高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於憂患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有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學下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益也○○曰屑與不屑就屑去之屑同訓○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聖賢

孟子集編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

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

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

智矣○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此聖賢所以貴乎窮理○萬理雖具於吾心須使教他知始得○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能知性便欲盡心何處下手○或以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為盡心者先生曰若如所論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有所未明如何便到得這田地邪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況知者有漸之辭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底○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心性皆天之所賦予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又問云云曰天教爾父子有親便用真箇有親天教爾君臣有義便須真箇有義不然便是違天○嘉定史官陳武作揚文靖公傳論曰龜山發明孟子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了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大抵學者必先知仁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橫渠西銘蓋欲學者之知仁也先生沒後二三十年諸儒之明道蓋有為世之所尊者矣其閒講之不精者顧以能知性則能盡心彼其不達洪範之言思大體言之知中庸之論明而舛逆心性之說故從之者俱無自得之學著作佐郎李道傳解也

則能盡心為講之不精者朱先生集注說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事則知天矣舊說謂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前輩皆從之而生異焉○說經獨得聖賢本心故舊說雖善而攷之文義有所未協則弗從以為非至賢當日立言之本意故也孟子此章信如舊說當云盡其心則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矣而後文義相協今乃不然故先生別案本文更定今說文義既協理致自明史官顧以為講之不精何也且心性天三者何謂也程子曰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者言之謂之心三者蓋所從言之異耳要之性即理也理則一而已矣故凡能盡此心者必其知此性者苟不知之若之何其盡之既知之矣則所謂天者豈外此而他求哉世之學者苟不知之若之蔽意謂必先盡其心而後可以馴致其極以知天性殊不知性與心初無大之蔽意謂必先盡其心而後可以馴致其極以知天性殊不知性與心初無而和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義為得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者是失其先後之倫也集注云云於心性天三者之可謂條理明白指趣分明讀者可以曉然無疑矣而史官顧謂其舛逆心性之說何哉洪範言思與此不類若大學之言知中庸之言明大抵皆以知為先集注謂必能知而後能盡者正與之合史官顧謂其不達於此何哉○又案孟子中心性二字純指道心德性而言至云動心忍性則心固道心性即指氣稟食性矣○張思叔詬罵僕夫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是故知命者不立乎慶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之下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

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

所值之吉凶皆莫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

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南軒曰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

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

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然則亦可以○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天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

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

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

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反身而誠蓋知之

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少閒到

純熟處便是仁○問反身而誠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

然○又曰反身而誠只是箇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理與我為一

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

此意也○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

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

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誠是有此理檢校自家身分是無欠闕事君真箇忠

事親真箇孝是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樂孰大於此○反身而誠孟子之意

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使活若反

身不誠是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未至於反身而誠處且逐事要推

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更好仔細看這般處○○孟子曰行之而不著

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知

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

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

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

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

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可以自重而

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

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曰宋句踐之好

遊謂遊於世如歷聘之類意句踐之為人徇名而外求者孟子語之以遊使求之於吾身而已云云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云云其曰修身見於世者言修其身

而其德名自不可掩非君子之修身欲以自見於世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材無物

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

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

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

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弗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

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

久而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與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

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

為也之所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夫晉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

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

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

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 善政民畏

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

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

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南軒曰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

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天之所為而性之所有也孩提知愛其

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然

下文獨言知者蓋知常在先也愛敬者良心之大端蓋親親為仁敬長為義人道不越是而已能存是心而達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窮矣雖然人之良能良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手執而足履亦何莫非乎何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為言也蓋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固莫非天理豪釐之差則人欲亂之矣若愛敬之所發乃仁義之淵源故孟子之所以啓告之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若異端舉物而遺則天理人欲混淆而莫識其源為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愚案達之天下二先生之說少異當詳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

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深不能形也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

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

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欲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

疾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

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曰疾疾謂憂患也蓋人平居無事之時漠然

不省者多矣惟夫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以感發故德慧術知由此而生以孤

臣孽子觀之可見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

敢忽專精之私故於事理能有所通達也然所謂德慧術知蓋有小大所謂達者

亦有淺深要之由憂患而有所發則一也然則處安樂之地者誦斯言可不思夫

逸豫之溺人而深求所以戒懼乎當憂患之際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修業

之要而自勉勵乎○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

通志堂

孟子集編卷十三

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南軒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安社稷為悅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乎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豪之未安則不敢徇也蓋功業一時之事而良心萬世之彝故也所謂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生此民之理也天之生民也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大人者即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為天民出而佐商則為大人也正己而物正者已正而物自正也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之事業則鮮矣○孟

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

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

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

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睥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睥音粹見音現盎音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睥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睥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到

此○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其色粹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性字從心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道理在裏○四體不言而喻若曰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節耳○南軒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不息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掩故其粹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而內外一也不言而喻言其自然由於此而無待防檢耳○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

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

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

帝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自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

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

東山蓋魯城東之高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

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程子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聞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

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學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是也墨

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

中也故度於二者之中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自有然之中不待安排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

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又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揚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也○案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程子亦曰欲知中庸無如權今以經傳言權之義附於此○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朱子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以適道信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黃氏曰程子言權只是經或問云權經亦當有辨何也曰是各有所發明也經常也權變也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則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小有移易以就夫權權與經不可無辨或問之說然

欽明

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則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之說然也有或問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先儒明道之力至是而始備矣○南軒曰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當然不可過而不可不及者也豪釐之差則失之矣何以取中而不失乎所以貴於能權也權者權其輕重而適乎此之謂君子所以貴於時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為中乃以為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所謂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乎經也既反經矣尚何道之合乎○愚案公羊傳桓十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祭仲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放出而忽可放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說始此祭仲身為人臣而廢君立君若舉其然謂之有善可乎公羊此言蓋聖經之稂莠人心之蠱賊學者不可不察然則董仲舒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權遭變事而不知其宜者何如也曰此為不知春秋而言也蓋春秋王道之權衡處常則用經遭變則用權其用權也乃所以求合乎經也漢儒之論經權惟此為最粹大抵為學必先知經知經而後可以語權不知經而遽語權未有不流於變詐者也故張○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

通志堂

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

擇而失其正理○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長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南軒曰人心虛明知覺萬理森然其好惡是非本何適而非正惟夫動於私欲則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而其正理始昧矣人能正其心不使外物害之如飢渴之害於口腹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論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

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南軒曰天下之事為之貴乎有成云云今夫士之為仁義固當循循不已以極其至若用力雖勞未有所臻而畫焉則亦不得為成人而已

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

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其覺其偽者六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

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

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

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執齊王之子也○則公卿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

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

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

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又曰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南軒曰尚志者以志為先也主乎仁義所謂志也不主乎仁義則儀儀然何所據乎謂之志不立可也殺一無罪非其有而取之舉二事欲其推類而知仁義之所存也夫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義之所以為宜者亦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也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不越此而已矣學者可不以尚志為先乎○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蓋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攝人

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者何也仁義蓋其總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而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眾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取之者眾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忍於為此未必知其為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為戒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為戒而所居常在乎義如此則人之事備矣行義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

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南軒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則不受謂其人也一日而過萬鍾之祿苟惟不義則必不受也可乎蓋人之難知也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固不可也於陵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辟兄離母處於於陵齊人高之以謂若斯人者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將必不受也孟子以為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蓋孟子以人倫之際察之而知其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於人倫所謂親戚君臣上下是也今仲子廢親戚君臣上下而欲以潔其身飾小廉而妨

大德其不知義固已甚矣又烏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乎古之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其人之得失淺深可槩見矣四岳之舉舜則曰克諧以孝而已堯之降舜以二女觀其嬪于虞而已此舜之所以聖也與缺與其妻相待如賓而曰季仲子廢天倫而徇私意以其小廉信其大節烏乎可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

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

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

也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曰舜

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然樂而忘天下

躡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

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舜而賴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之言也聖人所以為治者循天理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存則雖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為狂是未之思也又以為臯陶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是又未之思也臯陶執瞽瞍於前使舜得以申竊負之議於後乃是天理時中能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案程子以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處事之方不過本之以義理而參之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之義以方外中庸之時中是也各已散見諸篇獨此一章其事乃天下之至難而聖賢處之曲盡其道此即處事之大法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為的而權其輕重可否之宜不雜以世俗利害之私則庶乎應酬事物有餘裕矣○孟子

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係甚大王子亦

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

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此無他居相

似也

呼去聲○埳澤宋城門名
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

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
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

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
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

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
也拘留也○南軒曰此章言交際之道若徒食之而愛

心不加焉徒愛之而敬心不加焉則與豕交獸畜無以異蓋人道之相與以敬為
主夫必有是恭敬而後幣帛以將之蓋恭敬者先存於幣帛不行之前者也若無
是恭敬則幣帛何所施乎雖然幣帛者所以將其恭敬者也恭敬存於中而儀物實
於外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內外之宜文質之中也若恭敬之心雖存而無以實之
於外君子亦惡夫虛拘也昔夫子解驂以賻舊館人之喪曰吾惡夫蕩之無從蓋
是意也夫古人於交際之道豈偶然哉故有燕饗之禮焉有摯獻之禮焉有問遺
之禮焉此皆其恭敬之所生也恭敬為主而其節文品式森然備具而又有貴
賤貧富之不同小大多寡之或異是皆天之所為也若昧乎此不陷於豕交獸畜

則或失之虛拘皆非君子之道也○二
先生釋恭敬無實之語不同正當參攷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
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

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
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
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
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南
軒曰有是形者皆可以踐形其曰可以者猶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至於聖人
而始得為能踐其形也然則有是形者皆可以為聖人其不為聖人者以其不能
踐之故耳○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曰能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
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之忍反○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
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
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
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
通志堂

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案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孟

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

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是已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荅問者就所問而荅之若孔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

有私淑艾者艾音艾○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

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此五

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圻於是時也而雨

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

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

矣龜山楊氏以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

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

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財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雖其天

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夫成德達材荅問固在其中而又有謂

荅問者此則專為凡荅其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荅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

教也又有所謂私淑艾者焉蓋不在於言辭之間躬行於身而觀者化焉凡動容

周旋之間無非教也君子之善治其身非為教人也身修而教在其中成已成物

之道也其所以教不越五者然私淑艾者又其本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

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

率為去聲穀古候反率音律○穀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

穆彩

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南軒曰公孫丑之意以為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難進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幾及而為之孳孳也夫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為譬夫繩墨而可改則非所以為繩墨矣彀率而可變則非所以為彀率矣君子之教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理義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為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亦猶大匠設繩墨羿為彀率以示人其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雖然學者於聖賢之言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其所謂繩墨彀率者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而先起求躍之意則是蕲獲助長為害甚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

在所禮而不答何也趙氏曰滕更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

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

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南軒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橫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之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

以消弭之其庶幾乎然則孟子之不答是亦誨之而已矣○孟子曰於不

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

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

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

通志堂

穆彩

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南軒曰理一而分殊者聖人之道也蓋究其所本則固原於一而循其所推則不得不殊明乎此則知仁義之未嘗不相須矣○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仁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疎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於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於揚墨也衍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

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歆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

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

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

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生因是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動如講學既能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不免沈滯之患矣○南軒曰自身以至天下皆有當務蓋天下之事未有無先後者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乎格物也雖然孟子之所喻特言舍大而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歆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為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集編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討

孟子集編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

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

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

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上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章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也南軒曰此愛者仁之道也而有所不愛者是為私意所隔而愛之理蔽於內也善推其所為則自親以及疏雖各有等差而愛無不加焉至於不仁者則不能推矣不能推故日以陷溺不惟無以及於人且將併與其親愛者亦不之恤此豈仁之道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橫流而至於

斯極也朱子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斯言盡之矣
○孟子

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

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
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
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
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
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
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
事以明之

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
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泰誓言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
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度反○民爲暴君所
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

也○南軒曰征之爲言正也人望其來正己也而何戰之有哉若不志於仁而徒
欲以巧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雖然戰陳君子之所
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
救民之生也有兵斯有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詭譎之爲也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
使之服習而其本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若弛
兵徹禁以召外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烏所謂仁者哉
○孟子曰梓匠輪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
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
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案莊子輪扁曰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

孟子集解卷十四

通志堂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得之
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

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

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媠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

窮通之際果何有哉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命窮而在下初無一豪之虧達而在上

亦無一豪之加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

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言吾今然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

此則愛敬人之親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

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圍與民同之齊

宣王之圍為併國中此以圍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
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

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

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

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

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問曾會得東坡之說否曰如

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某把此一

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

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南軒曰孟子此章言人之度量相越

有如其遠者夫均是人也而有讓千乘之國者有與人簞食豆羹而德見於色

者何其不侔也蓋其所存有厚薄而所見有廣狹之故耳夫能讓千乘之國亦可

謂高矣而孟子謂之好名之人者何哉蓋未能循天理之實然者則亦未免為徇

其名而已如季札之徒是也季子之父兄所以眷眷於季子之立者為其賢也此

公理而非私意也而季子三辭焉是未究夫當立之義非為季子之私也就隘俗

論之可謂超然獨出矣而揆之以道蓋亦好名而蔽其實故也好名之人雖能讓國未免限於名若夫大賢以上循乎天理雖以舜禹受天下受其所當受而不為泰以泰伯之讓夷齊之讓讓其所當讓而不為好名故孔子稱舜禹則曰有天下而不與焉稱泰伯則曰民無得而稱焉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聖人之意蓋可見矣○愚案泰伯夷齊之讓與子臧季札之讓其讓則一而所以讓則不同學者所當究見其義○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跡人但見其逃去不反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跡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也曰太王之欲立賢子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以為伯王季受之而不以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議論之多矣蘇氏以為讓國盛德之事矣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為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得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予貢

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臣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攷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薄又自不同也○南軒曰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為不亦冒先王之太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為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為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也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豪末於此哉此又不可不知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

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曰不仁而得國亦得其土地而已顧豈得其民人之心哉然則是終○孟子曰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

輕重如此○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興廢存亡皆由此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衍義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

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犧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

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

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

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案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仁者人也○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止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人自有生意是言仁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
是切已○孟子是統而言之○南軒曰仁者人也仁謂人之理人謂人之身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名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是乃人之道也故伊川曰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蓋人之生其愛之理具於性是乃所以為人之道者惟其私意日以蔽隔故其理雖存而人不能合之則仁道亦幾乎息矣惟君子以克己為務已私

既克無所蔽隔而天理粹然則人與仁合而為入之道得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

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穆彩

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南軒曰此言學者初聞善道其心不無欣慕而開明猶山徑之有蹊閒也由是而體認充廣朝夕於斯則德進而業廣矣猶用之而成路也苟惟若有若亡而不用其力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向之開明者幾何不復塞塞邪然則山徑之蹊閒在夫用與不用

士之於學亦係於思與不思而已思則通不思則塞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

通志堂

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

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

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

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從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

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案不能

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

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案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吻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善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問君子不謂性曰這性字不全是就理上說口之欲食目之欲色以至耳鼻四肢之欲固是天然理附於氣這許多都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說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君子不謂命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是以所稟言○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此不難解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食藜藿如父子有親然有相愛者有不相愛者有相愛深者有相愛淺者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我當致厚以感他如舜於瞽瞍是也○問有命焉之命曰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

然亦有限節裁制又當安之於理如紂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
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氣數然舜
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
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清濁厚薄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
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異但其命雖如此
又有性焉但當盡性而已故不謂命○孟子此章只要遏人
欲存天理故於人說性處便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
○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

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

則可謂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善人矣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

身之謂信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

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夕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

之下也若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而止耳○程子曰士之

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

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

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善人只是一箇渾

然好人都是可欲更無此子可嫌處○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

子孝是也○有諸己之謂信謂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不可謂之信○有諸

己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

寶貧子惜者之喻是也○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有

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南軒曰

云云人雖本有是善而為氣習所蔽莫之能有惟其得之於後能實有之未有

之如他人之物有諸己而後為己物也自是而不自隱焉則進乎充實之地充實

者充盛篤實也美者美在其中也美之所積者厚則光輝之所發者充塞而不可

掩矣故謂之大然猶有大之可名至於大而化則大不足以名之程子謂未化者

如操尺度以量物用之尚未免於有差至於化則已即是尺度即已蓋成乎

大者也若夫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

之外復有所謂神也。○問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巳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謂使充實光輝者，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先生答曰：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

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欄也。招，留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問：逃墨歸楊，云云。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於聖人，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呂氏大事記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盛者數百千人。是時諸子並起，秦漢以後所謂六家九流，特其略耳。孟子荀卿列傳曰：騶衍

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其語闕大不經。王公大人初見其術，俱然顧化淳于騶，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之術。騶與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其難施，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行，子焉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莊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司馬子長與莊生所談皆當深味也。愚案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而孟子獨深辯楊墨者，或曰：楊墨之禍，仁義固也，必若何而後為仁義也。曰：孟子嘗言之矣。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蓋自親親而推之於民物，是其理之一也。明乎理之一，則心無不溥，而非楊氏之為我矣。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是其分之殊也。明乎分之殊，則其施有序，而非墨氏之兼愛矣。聖賢正大之學，異端私邪之見，其霄壤也。學者徒知孟子之闢楊墨而不知此章乃闢楊墨之本所由見焉。

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實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實者危

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曰才如辨給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謂聰明智力之可以有為而不知理義之顧若是者極其才而不知所止不至於顛覆則不已故盆成括仕於齊而孟子知其必見殺也蓋不聞道則為才所役聞道則有以為用矣所謂道者非他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與皆有據則才有所不敢恃矣故夫入之有

本立

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其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於自取
死之道反不若魯鈍無才之為愈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而為國
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愚案此才與有才而驕吝之才同若所
謂天之降才與不善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則指其根於性者而言如才子才
難之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
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
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

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
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
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

○孟子曰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

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
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南軒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可殄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之方乎以其所不為而達之於所為豈非義之方乎達謂達於用充謂充其所有者也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為也夫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為也私欲一動則不為者有時而為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於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為其未至於穿窬者亦皆不為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恥者之所不肯受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汨之而失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於不善如百里之走則恥之而五十里則不以為恥焉若併歲攘斥不為乎知此而後知孟子充之之說行義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窬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音忝○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衣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

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

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

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而君子行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外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外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

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

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

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

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檟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檟柎也題

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

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

集義程子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苟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呂氏曰欲者感動於物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

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枯

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枯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

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氣平其心虛寧而不存者
寡矣雖然天資寡欲之人其不存焉者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寡之能克也若
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
以至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

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

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

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

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循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

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曰

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也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也

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

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

通志堂

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

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

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也行云聲踽其禹反闒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環

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

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

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

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

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

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儂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

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

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宜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

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鄰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

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案此言雖若不收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大入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得之也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也

卒路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買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南軒曰道不為古今而有加損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苟得其所同然則雖越宇宙與親見之何以異哉○愚案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與斯道之傳今攷之臯陶謨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篇則二人之學至精至粹其得與羣聖之列也宜哉萊朱若誠仲虺則固伊尹之亞也太公望於書無所見惟大戴禮踐阼篇武王問道於太公望公奉丹書以入所陳者敬義仁之道其所以為文武之師者亦豈苟哉後世特以為兵家之祖蓋未然也散宜生之名一見於書而傳道之事則無所攷至於獨言文王而不及武王周公則以父子同道舉文王則餘在其中故爾或者遂謂孟子有不取武王之意豈其然邪

孟子集編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百四十九

孟子集注卷十四

十一

印順

